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

周法高

(一)

自從重紐問題重新提出討論後，對於古音的研究又有了一點進展，使複雜的三等韻更複雜了。在國內有董同龢先生的廣韻重紐試釋和我的廣韻重紐的研究同時發表了。在國外，也有 Paul Nagel 的根據陳澧切韻考對於切韻擬音的貢獻(Beiträge zur Rekonstruktion der 切韵 Ts'ieh-yün-Sprache auf Grund von 陳澧 Chén Li's 切韻考 Ts'ieh-yün-k'au)(註一)。關於文獻方面的材料，根據 Nagel 後附的參考書目，知道作者沒有見到幾種切韵殘卷(註二)的內容和韵鏡，七音略等較早的韵圖(參考書目裏只有劉鑑的切韵指南)。董文所舉慧琳音義和韵會的現象，和我所舉玄應音義，經典釋文，顏氏家訓的材料，也是 Nagel 文中所無的。可是 Nagel 在安南譯音 (Sino-Annamatisch) 方面卻發現了一個和重紐有關很重要的現象，並且由此出發擬構出三等韵脣音演變的通則來；這是一個特殊的貢獻，值得我們注意的。至於其他方言，如高麗音、吳音、汕頭、福州、廣州等，我和 Nagel 文中都曾徵引到。關於擬音方面，我和 Nagel 的意見也頗接近。現在我想對於這個問題繼續檢討一下。

Nagel 說：

脣音聲母的發展如下：(前引文 p.131)

(註一) 董周二文發表於六同別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三種)，民國三十四年於四川李莊出版。(我的論文寫成於民國三十年) Nagel 文發表於通報 T'oung Pao, Vol. XXXVI, 1941; pp.95—158. 當時因爲交通隔絕，未能寓目。直到去年方蒙李方桂先生錄示，謹致謝忱。

(註二) 幾種切韻殘卷，彙載於十韻彙編，北京大學文史叢刊第五種。

在韵圖中	中古音(mc.)	現代官話(nhc)(註一)	安南譯音
三等合口	pj,p'j,b'j,mj	f,f,f,w	ph,ph,ph,v＝F組(F-Gruppe)
三等開口			b, ph, b, m＝p_x組(p_x-Gruppe)
四等開口			t,th,t,d〔i〕－p_y組(p_y-Gruppe)

他認爲這種現象不能拿開合口的現象來解釋，"我們必需要假定這三組唇音在中古有不同的元音。"他文中有不少新的見解，在最後，他把牠們總結起來說了一下現在引在下面：

a. 新加的韵母

1. 那些被陳澧精密地分別的韵母，在切韵音(＝mc.)裏，有如下的音值：

在三等	在四等	在三等	在四等
-i̯e̯$_x$＝i̯ä〔支$_B$開〕(註二)	-i̯e̯$_y$＝i̯ē〔支$_A$開〕	-i̯äu$_x$＝i̯äu〔宵$_B$〕	-i̯äu$_y$＝-i̯ēu〔宵$_A$〕
-wie̯$_x$＝i̯wä〔支$_B$合〕	-wie̯$_y$＝-i̯wē〔支$_A$合〕	-i̯äu$_x$＝ac-i̯wog	-i̯äu$_y$＝ac.-i̯og.
-wi$_x$＝i̯wɛi〔脂$_B$合〕	-wi$_y$＝-iwěi〔脂$_A$合〕	-i̯äm$_x$＝i̯äm〔鹽$_B$〕	-i̯äm$_y$＝i̯ēm〔鹽$_A$〕
-i̯ěu$_x$＝i̯ɛn〔眞$_B$開〕	-i̯ěn$_y$＝-i̯ěn〔眞$_A$開〕	-i̯äp$_x$＝-i̯äp〔葉$_B$〕	-i̯äp$_y$＝-i̯ēp〔葉$_A$〕
-i̯wän$_x$＝-i̯wän〔仙$_B$合〕	-i̯wän$_y$＝-i̯wēn〔仙$_A$合〕	-i̯əm$_x$＝-i̯ɛp〔侵$_B$〕	-i̯əm$_y$＝-i̯ěm〔侵$_A$〕
-i̯wät$_x$＝-i̯wät〔薛$_B$合〕	-i̯wät$_y$＝i̯wēt〔薛$_A$合〕	-i̯əp$_x$＝-i̯ɛp〔緝$_B$〕	-i̯əp$_y$＝-i̯ěp〔緝$_A$〕

2. 通過陳澧和高本漢的音系(Lautschema)的結合，得出315韵母。從高本漢方面得出三個韵母：刈 ngi̯ɐi', 域(ji̯wək＝) ji̯wɛk, 靴(xi̯wa:⁻) xi̯ua,⁻ 從陳澧方面得出五個韵母：湩tuong', 蝗 ɣwɐng,' 率 ṣi̯wɛt, 役 ɕi̯wěk, 迦 ki̯â⁻ 此外還加入五個韵母：敝 b'i̯ēi' 遣 k,i̯ēn,' 麧 ɣət, 蠸 k'i̯ɛn'', 所以得出了320個韵母。

b. 附加於陳澧的音系的一些改動。

唇音聲母的字分成三個行列(p_x⁻ 行列(Reihe), p_y⁻ 行列，F- 行列)產

(註一) mc＝Mittelchinesisch "Ts'ich-yün Sprache" (Karlgren's "Ancient")

ac.＝Altchinesisch, "die Sprache der Han-zeit und des 詩經 Shĭ-King" (Karlgren's "Archaic")。

nc;nhc.,＝Neu (hoch) chinesisch, "das heutigen Mandarin" (前引文，P.104.)

(註二) 高按：方括弧中的漢字是本人所加，下同。

生出一種元音系統的排列（p_x: ɛ, ä; p_y: ĕ, ē; F: ɵ, ʁ），這系統的適宜的完成需要下列的改動：

代替： 最好用： 代替： 最好用： 代替： 最好用： 代替： 最好用：

-i̯äng＝-i̯ĕng〔清開〕 -i̯äk＝-i̯ĕk〔昔開〕 -i̯ɵng＝-i̯ɛng〔蒸開〕-i̯ɵk＝-i̯ɛk〔職開〕

-i̯wäng＝-iwĕng〔清合〕-i̯wäk＝-i̯wĕk〔昔合〕 -i̯wɵk＝-i̯wɛk〔職合〕

-iĕu－i̯ĕu〔幽〕 -i̯ɵm＝-i̯ɛm〔侵〕 -i̯ɵp＝i̯ɛp〔緝〕

這些元音也安放在有 i- 的幾種不同的韵，牠們大多數變成 i 的三合音（i-Triphthong).

-e̯i＝-i̯ɵi〔微開〕 -we̯i＝-i̯wɵi〔微合〕 -ie̯$_x$＝-i̯ä〔支$_B$開〕 -wie̯$_x$＝-i̯wä〔支$_B$合〕

-i$_d$＝-i̯ĕi〔脂$_A$開〕 -wi$_y$＝-i̯wĕi〔脂$_A$合〕 -ie̯$_y$＝-i̯ē〔支$_A$開〕 -wie̯$_y$＝-i̯wē〔支$_A$合〕

-i$_g$＝-i̯ɛi〔脂$_B$開〕 -wi$_x$＝-i̯wɛi〔脂$_B$合〕

c. 用他法得出來的一些改動。

1. 喻紐 ζi̯u 在四等＝ζ- 在三等＝j-

2. 黠韵ɣăt 有短元音，鎋韵 ɣãt 有長元音。

3. 在佳 kwēi¯蟹 ɣēi′ 卦 kwēi`, 最好用 -ēi, 代替 -āi$_g$。

4. 臻韵 ʈʂi̯ĕn¯＝ʈʂi̯ɛn¯ 櫛 ʈʂʁt 最好音 ʈʂĕn-, ʈʂĕt。

5. 在陽 ζi̯âng¯, 養 ζi̯âng′, 漾 ζi̯âng` 藥 ζi̯âk, 最好用 -i̯â-, i̯wâ,- 來代替 -i̯a-,-i̯wa.- 同時在上古(ac.)最好用 -i̯ân,-i̯âm 等代替 -i̯an,-i̯am 等。

6. 在下列情形安放合口：“役” mc. ζi̯wĕk 代替 mc.-iäk 等。“欠” mc. ki̯wɐm` 代替 mc. k'i̯ɐm` 等。

d. 脣音聲母的規則（p- 音 (p-laute) F 音 (F-laute)):

在脣音聲母後，中古和上古的合口是無關緊要了。由此又可以推斷，從一個用脣音做反切下字的反切看不出來這有關的字是開口或是合口，例如“黠”＝“胡八切”＝ɣ/ăt, 但“滑”＝“戶八切”＝ɣ/wăt, 又“八”＝pw/ăt 或 p/wăt 另外，合口不再是分別的標記，並且牠們是適宜地修正了。

其次第 120 頁的表中的上古韵母：

1. pi̯ɵn＝pi̯ɛn〔貧〕 27. pi̯wɵn＝pi̯wɛn〔分〕

3. pi̯ət＝pi̯ɛt〔弼〕　　29. pi̯wət＝pi̯wət〔佛〕

5. pi̯əd＝pi̯ɛd〔秘〕　6. pi̯əd＝pi̯ěd〔庇〕　　31. pi̯wəd＝pi̯wɛd〔痱〕

7. pi̯ər＝pi̯ɛr〔悲〕　8. pi̯ər＝pi̯ěr〔比〕　　33. pi̯wər＝pi̯wər〔非〕

音ac. p'əg＝p'əg＞mc p'əu　　倍 ac. pwəg＝pwɛg＞pwɛi＞mc. puậi

在第140頁所述的五對字（5.Silben-paare）算做例外，我願意把牠們算做同音字：

p'ậi-〔姽〕/puậi-〔胚〕　b'ậi⁻〔陪倍〕/b'uiậ⁻'〔徘，琲〕　mậi'〔穊〕/muậi'〔〔每

pei'〔嶭〕/pwēi'〔庍〕

合口的失去重要性又換得另外一種F規則(F-Regel)的構成：

F-規則：中古顎化脣塞音 pj, p'j, b'j, mj＝p-音（P-laute）在後和中元音前(ə,ɐ,â:a,o,u)在現代變成脣齒摩擦音(起初 f, f', v, m, 然後 f, f, f,w＝F-音)，但是中古 m- 在 mc.-i̯ung〔東二,〕-i̯uk〔屋二,〕-i̯ə̯u〔尤〕（"夢目牟" nhc. məng muh, mou）前，仍然是m-。

例外：在韵母 mc.-i̯wɐng〔庚＝〕'-i̯wɐk〔陌＝〕保留 p-音，去解釋牠要經由一個演變："兵" mc. pi̯wɐng＞pi̯wěng＞nhc. ping

e. 統計上的比較。

廣韵在 3875 個音節下有 266 韵和 26194 字。按照在這上面不同的見解：某些韵母是同音或不同音，我們得到下列的統計數字。

	聲母	韵母	同音字	保留不同音：
高本漢的分析字典（Anal. Dictionary）	47	256	298	3577
高本漢的音系	47	286	122	3753
陳澧的切韵考	40	312	70	3805
我的改正	47	320	43	3832

我的根據陳澧的音系得到的切韵擬音的修正，證明比起"分析字典"中的增加 62 個韵母和 255 個不同音的音節。　——前引文 p. 152—155.

他用元音來分別三等韵中的三組脣音是很有意義的。我現在想把三等韵中的三類來分析一下。現在一共有三個標準幫助我們來判斷：

I. 韵圖喉牙脣音三四等的排列：(A)四等，(B)三等，(C)三等。

II. 聲母的分配情形：(A)p, k, ts (包括 t̂, tś, ts); (B)p, k; (C)p, k

III. 脣音字在安南音中的現象：(A)t; (B)p; (C).f。

根據這三個標準，我們把三等韵分成下列幾類：

甲、支$_A$,脂$_A$,眞$_A$,侵$_A$,祭$_A$,仙$_A$宵$_A$清,鹽$_A$——四等；p, k, ts; 安南t。合於：IA IIA, IIIA 的標準。定爲 A 類。

乙、支$_B$,脂$_B$,眞$_B$,侵$_B$,祭$_B$,仙$_B$宵$_B$鹽$_B$,庚三——三等；p,k;安南 p. 合於 IB, IIB IIIB 的標準，定爲 B 類。

丙、微，欣，文，廢，元，嚴，凡——三等；p, k; 安南 f。合於 IC, IIC, IIIC 的標準，定爲 C 類。

丁、東三，鍾，虞，陽，尤——三等；p,k,ts; 安南 f。合於 IC, IIA, IIIC 的標準。

戊、幽——四等；p, k; 安南 p。合於 IA, IIB, IIIB 的標準。

己、蒸——三等；p, k, ts; 安南 p。合於 IB, IIA, IIIB 的標準。

庚、之，魚，麻三——三等；p, k, ts; 無脣音。合於 IB, IIA 的標準。

辛、戈三——三等；k,無脣音。合於 IB, IIB的標準。

Nagel 假定 A 類的主要元音爲 ĕ（脂$_A$,眞$_A$,清,侵$_A$），ē（支$_A$,祭$_A$,仙$_A$,宵$_A$鹽$_A$）; B類爲 ɛ（脂$_B$眞$_B$,侵$_B$,）ä（祭$_B$, 支$_B$仙$_B$,宵$_B$,鹽$_B$）；C 類爲 ɵ（微，欣，文），ɐ（廢，元，嚴，凡）。看 Nagel 的假定，似乎他也覺得 B 類的元音比 A 類要"開"一點。這和我在廣韵重紐的研究的說法大致相合。

庚三韵應屬 B 類，Nagel 仍擬作 -i̯ɐng, 認爲是 F- 規則的例外，這實在是一個缺陷。他假定清韵爲 -i̯ĕng, 而不用 -i̯ēng 也是值得考慮的。我曾經指出：

> 清韵開口並無重紐，切語下字也不分二類，而韵鏡第三十三開列庚清諸韵，把清韵脣、牙、喉、齒頭音(p, k, ts)放在四等；第三十五開列耕，清，青諸韵，把清韵舌上音，正齒音（t̂, tś）放在三等；　　——前引文 p.10.

現在 Nagel 指出清韵"幷"安南 tinh (tiñ), "擗"，安南 tich (tiť) 和庚韵"兵"，安南 binh (piñ) 不同。可以證明韵圖的準確性。他又說：

"碧" mc. pi̯wĕk 發生一種困難。根據切韻反切的寫法和陳澧的排列得出 mc. pi̯wĕk, 這和"辟" mc. pi̯ĕk 僅從合口分別，但是安南譯音"碧" bich 安放在三等和聲符"白" ac. b'ăk 需要一個 mc. pi̯ɐk; 或者"碧" pi̯wĕk 是僅僅錯誤地放在"昔"韻 si̯ĕk ——前引文 p. 140.

按切三昔韻"碧□□反，新加。"廣韻"碧……方ㄔ反，一，加。"故宮本王仁煦切韻格韻（即陌韻），"碧，逋逆反，美石，一。"說文"碧從玉石，白聲"段云："古音在五部"（即魚部）。有入支部者非也。 他又說：

韻母 C42〔謬〕，F42〔糾〕放在四等，所以最好這兒也安放一個 -i̯ĕu 來代替 -i̯ɐu。廣韻有"尤" ji̯ɐu, "有" ji̯ɐu' "宥" ji̯ɐu' 韻，牠們放在三等，……在安南譯音確實是 C42〔謬〕 mɐu 代替 zɐu (dâu)<mc. mi̯ĕu; 這僅是一個例外。(像 C4〔密〕)，抑或我們應該根據安南譯音安放 mc. mi̯ɛu' 呢！可以弄明白這問題的更多的例子可惜還沒有。 ——前引文 P. 135, 136

我覺得幽韻在三個標準中有兩個標準屬 B 類，似乎假定作 -i̯ɛu 要好些。

此外，在 Nagel 文中有一些零碎的見解需要討論一下：

1. 他假定"欠"字是合口是不可靠的。他說：

"欠" k'i̯wɐm' 在廣韻並且被陳澧放在"梵"韻 b'i̯wɐm', 而高本漢安放"欠" mc. k'i̯ɐm>nhc. k'ien', 好像牠在"釅"韻 ngi̯ɐm 似的；同樣發現在這個音節的別的聲調裏又再發生了四組同音字： k'i̯ɐm-', k'i̯ɐp. 在官話 (mandarin) 裏合口的失落也曾發生過(看上面"頃" mc. k'i̯wĕng>nhc. k'ing), 我們因此也可以符合反切的寫法很妥當地安放"欠" mc. k'i̯wɐm'>nhc. k'ien' 等。

——前引文 P 119.

按廣韻：

平聲嚴韻：笈，丘嚴切。 凡韻：欱，〔丘凡切〕。

上聲儼韻：笈，丘广切。 范韻：口，丘犯切。

去聲釅韻：欱，丘釅切。 梵韻：欠，去劍切。

入聲業韻：怯，去劫切。 乏韻：猲，起法切。

這幾對可能是一開一合，如 Nagel 所假定，也可能其中一組不是切韻原有，而是

後來增加的。按：

平聲：切三嚴韻"欥丘嚴反；"凡韻無欥紐。敦煌王韻和故宮王韻附在韻後，是後增的。

上聲：切三广韻（卽儼韻）"笈，丘广反"范韻："范，姓無反語，取凡之上聲。"無口紐，敦煌王韻，故宮王韻有，是後增的。

去聲：切三去聲殘缺。故宮王韻嚴韻（卽釅韻）"欠，去劍反"，無笈紐。敦煌王韻"笈，丘嚴反"；梵韻，"欠去劍反。"

入聲：故宮王韻唐韻業韻有"怯"，乏韻有"猲"，和廣韻同。切三殘缺。

我們看這四對中緐合口的一組，大都是後增的。"欠" k'i̯ɐm'。笈字已見於平上聲，去聲一讀是後加的。

2. Nagel 說：

"戈"韻的 -i̯â⁻ 韻母在"迦" ki̯â,⁻ "佉" k'i̯â⁻ "伽" g'i̯â⁻ 等音節下出現，就是在梵文 k, kh, g, gh 佛教譯音裏；因爲牠們放在韻表的三等開口，最好把牠們寫成 ki̯â⁻, k'i̯â⁻, g'i̯â⁻。牠們被高本漢重擬作 ki̯a⁻, k'i̯a⁻, g'ia⁻, 好像牠們是在"麻" ma⁻ 韻似的；但是牠們的反切寫法和排列在"麻" ma⁻ 以外的韻表示"迦" ki̯â⁻ 字的 i̯â⁻ 在編切韻時和"些" si̯a⁻ 字的 -i̯a⁻ 讀得不同，或者 -i̯â⁻ 還原一個具有梵文原來音色的"a" 這個"a",對於只有一個深"â"(dunkles "â") 和一個淺"a" (helles "a") 的中古音是生疏的，並且稍遲變成 nhc .-ie.

"伽" skr. gha>mc. g'i̯â> nhc. kiė>t'ś'ie ——前引文 P. 117.

案慧琳一切經音義（註一）卷十一頁六：（白蓮社本）

由提迦花：薑伽反，借音字爲梵語，聲近薑佉反。轉讀者多執本字音爲加者，誤也。乃至本師釋迦，亦呼爲迦，愚惑之甚矣。此文中前有婆師迦花，後有迦羅婆花，皆同此音也。

梵文爲 yūthika。卷七三頁十九云：

阿輸柯：下音哥。梵語不切，聲轉輕重耳。與迦字同薑佉反。亦曰阿迦王，

（註一）玄應音義著於唐太宗貞觀中（西元七世紀）慧琳音義著於唐德宗貞元，憲宗元和間（西元八，九世紀間）。

古云阿育，卽無憂王之梵名。

梵文爲 aśoka。慧琳認爲歌韻的"â"和麻韻的"a"都和梵文的"a"不切合，玄應一切經音義："迦，脚佉反"，"佉，去伽反"，反切下字也是自成一類。Whitney 的 Sanskrit Grammar 說 (P.10)：

> 在印度，短 a 不拼作 ā 相對的短音，沒有 ā 的全開，但常拼作"中性元音" "neutral vowel" (英文所謂"but, son blood" 等的短音 u"Short u")。這個特點發生得很早，爲 Pāṇini 和二 prātiśākhyas 所承認，牠們叫這種發音爲 "Saṁvṛta",- "covered up, dimmed"

案英語的短 u 相當於 ʊ (國際音標〔ʊ〕)，照例，i̯ 介音後的元音比較闊，所以不用歌韻的 â，麻韻的 a，而用近似的的 -i̯â。玄應音義卷十四：

> 袈裟：擧佉反，下所加反，韻集音加沙。

案梵文爲 kaṣāya，也可互相印證的。由以上所擧，我們可以知道一千多年前梵文短"a"的讀法。

3. 在唇音演變的規則上，東韻屋韻的三等和尤韻的 m，照例應變作安南 v，官話 w，但是仍然保留 m. 如安南：夢 mong (mảng) 目 muc (muk)。Nagel 說：

> 一個例外：在音節 mc. mi̯ung, mi̯uk, mi̯ou ("夢目牟" nhc. məng, muh mou), m- 不變成 w 但保留 m. ——前引文 P. 133。

也找不到什麼解釋。按玄應音義的反切下字系連，廣韻尤韻明紐字不和尤韻字系連，而和侯韻字系連。如：

> 謀，莫侯反；(一)(註一)眸，莫侯反(二)；牟，莫侯反(一)；侔，莫侯反(一)矛，莫侯反(六)，莫侯反(三)，鍪，莫侯反(二)鉾，莫侯反(一)，莫侯反(一)

切三尤韻末："謀，莫侯反，十二"，侯字應屬侯韻，敦煌王韻和故宮王韻尤韻："謀，莫浮反。"假使切三的侯字不誤，可能切韻原屬侯韻而寫者誤入尤韻，廣韻侯韻末："哞亡侯切，一。"諸本切韻俱無，係後加。那麼侯韻恰巧沒有明紐我們拿來和玄應相印證，誤入也很有可能。

（註一）括弧內數字表示在玄應音義中出現的次數。

關於廣韵屋韵的三等明紐字，玄應音義：

目：莫鹿莫六二反（卷二），目，莫鹿反（卷六、卷二四。）

睦，又作穆，同亡竹莫祿二反（卷九）睦，又作穆同莫斛反（卷三。）

穆，又作睦同忙鹿忙竹二反（卷十七。）

牧，莫祿亡福二反（卷二、卷三、卷二二、卷二三。）

慧琳音義卷二十九頁八：

苜蓿：上音目……陸氏切韵等音莫六反，今不取也。

廣韵"目、睦、穆牧"並莫六切，隸屋韵三等。據玄應則又有屋韵一等三等二讀。又慧琳音義：

夢，莫貢反，蒙洞反。

廣韵：夢，莫鳳切，隸送韵三等。"貢、洞"隸一等，我們知道"夢"字在慧琳時已有一等的讀法了。

據以上所舉，知道廣韵尤韵和東韵屋韵等的三等明紐的例外都可以解釋了。Nagel 所稱庚韵爲 F 規則的例外，在後面也可以解釋過去，脣音演變的規則，便沒有例外了。

此外 Nagel 認爲廣韵十五鐠韵是二七刪韵的入聲，十四黠韵是二八山韵的入聲。把廣韵平入相承的次序顚倒一下，和董同龢先生說不謀而合。(註一)

(二)

現在所謂一、二、三四等韵的分別：在韵圖中一等韵老是列在第一格，卽一等；二等韵老是列在第二格，卽二等；四等韵老是列在第四格，卽四等。三等韵則影，曉紐見系，幫系列在第三格或第四格，喻云紐，知系，來，日紐，照章系老是列在第三格，照莊系老是列在第二格，喻以紐，精系老是列在第四格，今稱此類爲三等韵以別於一、二、四等韵。牠們除了在韵圖的排列上有分別外，從聲母的配合上也可以看出來。一、四等韵具有影，曉匣紐，見系，端系來紐，精系，幫系聲

（註一）上古音韵表稿（以下簡稱表稿）P. 94. 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二十一，民國三十三年出版。

母，二等韻具有影、曉、匣紐、見系、知系、來紐、照莊系、幫系聲母，三等韻具有影喻以，喻云曉紐、見系、知系、來、日紐、照莊系、照章系、精系、幫系聲母。再從反切上字來看，三等韻和一、二、四等韻也有區別。

切韻又可以依照韻母的性質分爲十餘攝。假使把韻尾不計，從元音的性質方面看，可以分爲三種型：

第一種，具有a等元音。——果、蟹、效、咸、山、宕、梗、諸攝。

第二種，具有ə等元音。——止、深、流、臻、曾諸攝。

第三種，具有o等元音。——遇、通、江諸攝。

第一種屬於羅莘田先生所定的外轉，第二、三兩種(除江攝)屬於羅先生所謂內轉，趙元任先生曾經從方言上的現象說明兩者性質的不同(註一)。從高本漢的元音系統看，大致如下：

第一種：一等 â; 二等 a; 三等(介音 i̯) ä,ɐ; 四等(介音 i)e。

第二種：一等 ɵ; 三等(介音 i̯) ə̆,ɵ。

第三種：一等 o, u; 二等 å; 三等(介音 i̯) o,u。

高本漢所假定三等的 ä,ə̆ 應當各分二類。茲將 Nagel 的假定，和我在廣韻重紐的研究一文中的假定，以及今所改定的對照如下：

		Nagel	周	今改定
第一種三等(介音 i̯):	A類	ē	ɛ	e
	B類	ä	æ	ɛ
第二種三等(介音 i̯):	A類	ə̆	ə̆	ə̆
	B類	ɛ	ɛ̆	ɛ̆

(註一)羅常培釋內外轉，史語所集刊四本二分；趙元任方言中的內外轉，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在史語所講演，發有油印綱要。按所謂『外轉』『內轉』大體是以有無獨立二等韻爲根據的。韻圖所謂『內轉』指通，止，遇，果，宕，流，深，曾八攝，『外轉』指江，蟹，山，臻，效，假，咸，梗八攝。這是因爲當時梗攝已和宕攝分了家，歌戈韻(果攝)和麻韻(假攝)讀音上也有了較大的分別；而又對於臻韻的獨立發生誤會(臻韻只有 tʂ 系字和其他二等韻情形各異)。所謂『門法』者，本身便是不甚健全的法則。所以假使要探本來的語音結構，當從羅說，假使要解釋韻門法，當從舊說。二說不妨並存。

Nagel 的長音符號"—"並不需要，可以取消，ä 和 ɛ 也可合用一個音標而加"∪"號以別之，使牠簡明一致一點。我過去的假定，第一種三等 B 類〔æ〕,A類〔ɛ〕,四等〔e〕,在音值上面看似乎比較合理，但是在寫法上面並不需要分別，四等和三等合用一個 e 就够了。

高本漢假定：

宕攝：一等，唐 âng; 三等陽 i̯ang。

梗攝：二等，庚二 ɐng; 耕 ɛng; 三等庚三 i̯ɐng; 清 iäng; 四等，青 ieng。

Nagel 把陽韻改寫作 -iâng。他說：

根據較好一點的分類，韻母 Nr. 44〔方〕，46〔縛〕，48〔傅〕，在上古和中古最好寫作 -i̯â- 來代替 -i̯a-; 因爲 a 出現在上古僅爲短的 ă(mc.ɐ); â 僅爲長音。因此改變"陽，養，漾" yang (ʒi̯âng 一八) 韻和"藥" yoh (ʒi̯âk) 的元音-i̯a-, -i̯wa- 爲 -i̯â-, -i̯wâ-。同時最好拿 -iân, -i̯âm 等來代替上古音 -i̯an, -i̯am 等。 ——前引文 P. 132 脚注 3。

他又把清韻 -i̯äng 改爲 -i̯ĕng, 好像清韻屬第二類似的，很不妥當，因爲第二類無純四等韻(i 介音)，清韻與青韻的看待應該是一律的，他仍保留庚韻的 i̯ɐng, 屬第一類，和清韻勢必也要分開了。

從語音結構上看：庚韻完全合乎B類的標準（參上節），而高本漢和 Nagel 假定一個 C 類的元音 ɐ。照我的系統應該寫作 i̯ɛng 清韻作 i̯eng, (照 Nagel 的系統，應該是庚三韻：-i̯äng, 清韻：-i̯ĕng。)陽韻和尤韻的情形相同（韻圖列三等，聲母 p, k, ts, 安南音 f）尤韻屬第二類，元音假定爲 ɵ, 那麼陽韻的元音也可以寫作 ɐ, 而爲 i̯ɐng。這樣寫法對於 Nagel 所假定的脣音演變的規則便沒有例外了。我們看元韻 mc.- i̯ɐn> 國語羅馬字 -ian; 陽 mc. -i̯ɐng> 國語羅馬字 -iang; 在 -n 前的元音較在 -ng 前關，可比較 an 和 ang。陽韻還有一種開口變合口的現象。在江韻 t̂ 系和 tṣ 系字都變合口，如椿 t̂âng>nhc. tṣwang; 窗 tṣ'âng>nhc. tṣ'wang. 在陽韻 tṣ 系字變合口如莊 mc. tṣi̯ang>nhc. tṣwang。在切韻指南就是這樣了。江韻的元音是一個介乎 â 和 o 之間的 å (國際音標〔ɔ〕) 後來變成 a; 陽韻的元音是一個介乎 â 和 ɵ 之間的 ɐ, 後來也變成 a, 二者俱有韻尾 -ng。牠們的情形大致是平

行的。

宕攝和梗攝的拼合構成了一個典型的第一種韵攝。後來梗攝有變到第二種的趨勢。切韵指南便分爲宕梗二攝，但是梗攝和曾攝還是分立的。切韵指掌圖把梗，曾二攝合併到一個表裏去，表示梗攝已經和第二種的讀音相同，和現代的許多方言的情形一樣。這種分化的情形只在 -ng 前發生。從一些方言還可看出一些分化的痕迹來，現在可舉廣州的上中入爲例：譯本中國音韵學研究說。 (P. 446.)

上陰入見於現在含短元音韵母的字：卽短音的 -ak(-ɐk)（北）（譯者原註四），-at(-ɐt)(筆)，ap(ɐp)(急)，-nt(-ɐt)(卒)，還有 -uk (谷)有時還有 ik（得文）（譯者原註五。）

中陰入字見於現在含長元音韵母的字：卽長音的 -ak(A:k)(百)，-at(-A:t)(八)，ap(-A:p)(夾)，-u t(u:t)(撥)，別種元音的韵母還有 -i:p (脅)，-i:t (結)，-œ:k (脚)，-y:t (說)，-ok (各)，-op (蛤)。

（譯者原註四）例字是譯者加的，下倣此。

（譯者原註五）指昔、錫、職三韵字。昔、錫兩韵的陰入字在文言讀一種 -Ik 音是上入，在白話讀 ɛ:k, 是中入，有時同一音有文白兩讀，如'璧'(文) pɪk, '璧'(白) pɛ:k。Eitel 廣州字典也承認這個分別，他把它寫作 -'ik', -'ɐk'。

"上陰入"的字屬於羅先生所謂"內轉"，（第二、三種）中陰入的字屬於羅先生所謂"外轉"。（第一種）麥韵(耕韵入聲)，陌韵(庚韵入聲)二等 ak 爲中陰入如"百"，昔、錫韵（清青韵的入聲）白話屬中入文言屬上入，正可以看出牠們分化的痕迹來。

此外，江韵，高本漢寫作 -ång, 我曾經假定魚韵爲 -i̯å〔i̯ɔ〕，這都是音值的考訂。在寫法上都可以寫作 o, 只要說明 o 在開口比在合口要開一點就行了，因爲 o 元音在一、三等並沒有開口韵，如冬 -wong, 模 -wo 虞 -i̯wo 都屬合口。那麼，江 -ong, 魚 -i̯o。

關於一、二等重韵的寫法，高本漢寫作：

一等：泰 -âi; 談 -âm。 二等：佳，夬 -ai; 銜 -am; 刪 an; 庚₌ɐng。

一等：咍 -ɐ̂i 覃 -ɐ̂m。 二等：皆 -ạ; 咸 -ạm; 山 ạn; 耕 -ɛng°

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說：(P.68)

在上古，廣韵一、二等的重韵是很明顯的分成兩派：(1)咍皆佳山黠覃合咸洽耕麥都是全部或有一部分字跟ɐ或e叶韵或諧聲，(2)泰夬刪鎋談盍銜狝庚陌（二等）都是全部只跟a叶韵或諧聲。從 Dragunov 說出這一點，高本漢就很高興的引得來證明他的元音長短說，並且慶幸自己偷換刪山與黠鎋的次序成功。

我們現在可以把(2)類的元音寫作：一等 â,(國際音標〔ɑ〕, 二等 a (〔a〕); (1)類的元音寫作：一等 ê 國際音標〔ɐ〕), 二等 ɐ (〔ɐ〕)。佳韵來自上古的e元音， Nagel 主張佳寫作 ei; 但是正如高本漢所指出來的（譯本音韵學 P. 478), 佳韵字在官話方言中有讀 -ia 的傾向。慧琳、玄應也有佳韵字用麻韵字作切的現象(註一) ，故宮本王仁煦切韵也把佳韵於在歌、麻韵之間，我們不能只顧上古音而忽略同時或現代方言中的現象。我們不妨把佳韵的韵尾寫作j, 表示韵尾較弱。那麼，佳 ɐj, 或 aj。這幾韵的結果如下：

一等泰 -ɑ̂i; 談 -ɑ̂m; 二等銜 -ɐm; 刪 -an; 庚二 -ang; 夬 -ai

一等咍 -ɐ̂i; 覃 -ɐ̂m; 二等咸 -ɐm; 山 -ɐn; 耕 -ɐng; 皆 -ɐi 佳 -ɐj。

在介音方面，高本漢假定四等韵有一個元音性的 i 介音，三等韵有一個輔音性的 i̯ 介音(註二)。趙元任先生說三等韵的起頭有一個高或關的 i(a high or close i), 四等韵的起頭有一個低或開的 i (a low or open i).(註三) 和高本漢不同，馬伯樂 (H. Maspero) 和陸志韋先生假定四等韵無 i 介音(註四)。但是在上古音裏，我們

(註一) 黃淬伯慧琳反切考頁三七。周法高玄應反切考。

(註二) 譯本音韻學研究。 P. 473

(註三) 趙元任，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hinese P.213,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 No. 3&4. P: 203—233.

(註四) H. Maspe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ns les T'ang, BEFEO Vol. 20 (1920)

陸志韋古音說略。 P 22.

需要假定三、四等韵都有介音，(註一) 在切韵稍後的時代，以及現代方言裏，四等韵也和三等韵一樣的有 i 介音。假使在切韵音裏否定了 i 介音的存在，而在切韵前後都是有 i 介音的，在音變的解釋上未免說不過去。所以我們得假定四等韵在切韵時也有介音，而這個介音是一個比較三等韵的介音 i̯ 開一點的 i，因爲在反切上字上四等韵大致同於一二等韵，而與三等韵的反切上字不同。

從另一方面看，我們看見四等韵的主要元音一律是 e，假使我們在寫法上把 i 介音省略了，也無不可，那麼，切韵音的三等韵只消寫一個 i 介音，不必再區別 i̯ 和 i 了。可是這種寫法適用到整個語音演變上又不大方便了。現存仍保留 i̯ 和 i 的區別。

此外，我們還可以把韵母的寫法更系統化一點，在第一種韵攝裏的三四等韵，也採取和一、二等韵相同的元音，如高本漢對於第二、三種的寫法一樣。(註二) 那

(註一) 陸志韋先生假定四等韻在上古音裏也無介音。一韻在上古音裏分屬兩部的，他有時假定有兩種讀音，有時却又認爲只有一種讀音。但是却在許多地方說不過去，如古音說略 P.143 說：

> 簡直的說，我不知道怎樣位置錫韻。因爲現象是很離奇的。一則主元音的性質近乎不脣化的ɯ（屋三）跟ʌ(藥)。二則錫在切韻雖然是沒有介音的，可是在上古音通藥(IʌK)而不通鐸(ʌK)通屋三(IɯK)而不通沃(ɯk)。那元音又得是近乎 I 的了。三則他在切韻變爲 ɛ。變的時期在方言各各不同。合乎這一類條件的音好像只有極不脣化的 ɵ 類。那末錫是 ɵk>ɛk。可是這樣的擬音我絕不敢肯定，因爲錫不跟古之部通轉；按理 ɵ 跟 ə 應當是很諧的。也許這兩個音的不脣化的程度大不相同。很相近的兩個上古音ɵ跟 e，一個 ɵ>ɛ，一個 e>ɒ，也有點牽強。下文假擬作 ɵk?>ɛk，表示懷疑。

這些困難都由於假定四等音無介音和假定同一個韵母的音可以兼諧兩部，在上古四等韵若和一二等都是無介音的，元音方面自然感覺缺乏不夠需要，爲了節省符號，只好假定同一個韵母可以兼叶兩部如蕭 (P. 167.)，先 (P. 173)，添 (P. 205) 等韵都是。假使如此，在詩韵和諧聲上一定不容易分別何者屬何部，可是事實上清代的古音學家都大體可以把從某聲的歸到某部。可見一個韵在上古分屬兩部而有條理可尋的，在上古便要假定兩種讀音，再從諧聲方面看，四等韵與三等韵也較接近，可見四等韵的上古音需要安置一個介音 i̯。在寫法上也就不會和一、二等韵衝突了。

(註二) 譯本音韵學研究說：

> 我剛才說過 ə 有幾種不同的細微分別，那麼，一三等韵的不同顯然是由於音彩的不同，而這種音彩的不同是依着 i 介音的存在與否而定的。Kən (根) kji̯ən (斤) 之間，ə 的音彩不同。Kji̯ən 中的 ə 無疑是更近顎音的。(P. 503)
>
> 不過我們要注意，切韵不把一等跟二、三、四等放在一個韵裏，如果我們把一等寫成 -ɐu，二三等寫成 -i̯ɤu，四等寫成 -i̯ɐn，我們得要聲明，此處是兩種微有不同的 ə，二三四等的 ə 要比一等更近顎音一點。(P. 515)

麼，

一等：â; 二等：a; 三等(介音 i̯)：B 類 i̯â; A 類 i̯a; C 類 i̯ɐ; 四等(介音 i)a。我們可以說明在 i̯ 介音後的 â, a, 在 i 介音後的 a, 比起一、二等的 â, a 要關些，大致相當於國際音標的〔æ〕(三等 â),〔ɛ〕(三等 a,)〔ɐ〕(四等 a) 的分別(開音節的 i̯a 除外)，這和國語羅馬字把 ien 寫作 ian 是一樣的。這樣寫來，第二種 ɛ 和 ɐ 上面的 ˇ 號也可以取銷了。然而這樣的寫法，我們看不出蟹攝的齊韻和止攝的支脂、之、微韻接近的情形來，(現代官話都讀 -i) 也看不出梗攝的清、青韻和臻攝的眞欣韻元音的相近了。(官話二者有平行的發展。)

切韻韻母的寫法(註一)

果攝 一等：歌 â; 戈 wâ。 二等：麻二 a, wa。 三等：戈三 i̯â, i̯wâ; 麻三 -i̯a。		遇攝 一等：模 wo。 三等：魚 i̯o; 虞 i̯wo。
蟹攝 一等：泰 âi, wâi; 咍 ɐi; 灰 wɐi。 二等：夬 ai, wai, 皆 ɐi, wɐi; 佳 ɐj, waj。 三等：祭B i̯ɛi, i̯wɛi; 祭A i̯ei, i̯wei; 廢 i̯ɐi, i̯wɐi。 四等：齊 iei, iwei。	止攝 三等：支B i̯ɛ̌, i̯wɛ̌; 支A i̯ě, i̯wě; 脂B i̯ɛ̌i, i̯wɛ̌i, 脂A i̯ěi, i̯wěi; 之 i; 微 i̯ɵi, i̯wɵi。	
效攝 一等：豪 âu。 二等：肴 au。 三等：宵B i̯ɛu, 宵A i̯eu。 四等：蕭 ieu。	流攝 一等：侯 ɵu。 三等：幽 i̯ɛ̌u; 尤 i̯ɵu。	
咸攝 一等：談 âm; 覃 ɐm。 二等：銜 am; 咸 ɐm。 三等：鹽B i̯ɛm; 鹽A iem。 嚴 i̯ɐm; 凡 i̯wɐm。 四等：添 iem。	侵攝 三等：侵B i̯ɛ̌m; 侵A i̯ěm。	

山攝	臻攝	
一等：寒 ân; 桓 wân。 二等：山 an,wan; 刪 ɐn, wɐn。 三等：仙 $_{B}$i̯ɛn,i̯wɛn; 仙 $_{A}$i̯ɛn, i̯wɛn; 元 i̯ɐn, i̯wɐn。 四等：先 ien, iwen。	一等：痕 ən; 魂 wən。 三等：眞 $_{B}$i̯ĕn, i̯wĕn; 眞 $_{A}$i̯ĕn; 諄 i̯wĕn; 欣 i̯ən; 文 i̯wən。 臻 i̯ĕn (>ĕn)	
宕、梗攝	**曾攝**	**通、江攝**
一等：唐 âng, wâng。 二等：庚二ang, wang; 耕 ɐng,wɐng。 三等：庚三i̯ɛng, i̯wɛng; 清 i̯eng, i̯weng; 陽 i̯ɐng, i̯wɐng。(>i̯âng, i̯wâng) 四等：青 ieng, iweng。	一等：登 əng, wəng 三等：蒸 i̯ĕng, i̯wĕng。	一等：東 ung; 冬 wong。 二等：江 ong。 三等：東三i̯ung; 鍾 i̯wong。

（註一）â=〔ɑ〕 ê=〔ɒ〕; ng=〔ŋ〕〔 〕內爲國際音標。

三

上節對於切韻韵母的寫法已經討論過，關於切韻聲母的寫法也有討論的必要。有一些聲母，廣韵的切語上字分爲兩組，甲組出現於一、二、四等韵，乙組出現於三等韵。如影、曉、見、溪、疑、來、幫、滂、並、明諸紐；精、清、從、心、邪諸紐也有這種傾向，不過不很嚴格罷了。字母家分爲三十六母，陳澧分爲四十類（照、穿、牀、審、和喻紐各分二類，）高本漢分爲四十七類（影、曉、見、溪、疑、來又各分二類），曾運乾和陸志韋分爲五十一類（精、清、從、心又各分二類），(註一) 分類的多少大都也由於這種原因。趙元任先生對於這種現象有很明通的看法。他說：(註二)

There is a tendney, in varying degree for various initials, for the upper

（註一）陳澧切韵考。
高本漢中國音韵學研究
曾運乾切韵五聲五十一紐考，東北大學季刊第一期。
陸志韋證廣韵五十一聲類，燕京學報第二十五期。

（註二）趙元任， Distinctions within ancient Cehinese

Ch'ieh word to agree with the lower ch'ieh word as to medial. There is a kind of medial harmony

The principle is, a word whose final begins with a close i tends to be spelt by an initial ch'ieh word whose final also begnis with a close i, and a word whose fincl begins with an open i or any other vowel tends o be spelt by a word whose final begins with an open i or some other vowel.

的確，照音位的觀點看，上述甲乙兩組是無需寫作兩種聲母的，因爲牠們根本不相衝突。

關於喻云紐和喻以紐的寫法，高本漢假定喻云（三等）-ji̯-喻以（四等）-i̯-（元音起頭。）Nagel 假定喻在三等=j, 在四等=ζ, 他說：

應該引用一個希臘字母 ζ 當做這個不明瞭的聲音的記號，第一、因爲這個符號和 ts, ts', dz', s, z 的行列在一起，並且第二、因爲 ζ 在語音學上還沒有用做固定的語音符號，如 ϑ, 普通用作濁摩擦齒間音 (stimmhafter interdentaler Reibelaut), 牠臨時放在這兒，不管這個 ζ 是一個齒間音 ϑ 或是一個弱的 z 或 dz。在較晚的中古音，ζ 必定失去了或是變成 j, 所以人能够把 ji̯-和 ti̯-一齊放在喻 jü(ζi̯u) 紐。

在現代方言裏只有安南譯音在 j- 和 ζ- 之間有區別。mc. ζ- 在開口合口無例外地變做安南音 d-(讀作 z-); mc. j 變作安南音 v-, 並且在合口也是無例外的，此外在開口(mc. j- 僅很少地出現)也變做安南音 h-。(前引文 P. 109)

他又指出來：

韵母 -i̯a〔麻三〕並不出現在舌根音 (Gutturale) 後，但僅在聲母 ts-, 和 t́s 的行列後，也在喻紐四等後：例如，姐 mc. tsi̯a 者 mc. t́si̯a, 也 mc. i̯a。(前引文 P. 108)

但是不能確切地指出這個 ϑ 是一個什麼音。其實只消把喻云（三等）寫作 ɣ, 和匣紐相配；喻以（四等）寫作 j 就行了。(註一)，而這個 j 的寫法也許是 Nagel 所最希望的。一方面可以解釋喻云和匣相通的現象(註二)；另一方面又可以解釋喻以和

喻云在切韵中的關係（註一）以及韵圖把牠們合併成喻紐的現象，因爲在 ɣ 在 i 前面也和 ji-很相近。

高本漢把影紐寫作清喉塞音 ʔ，因爲牠要和元音起頭的喻以紐保持分別；並且因爲影紐字在現代方言裏屬陰調，和其他的清聲母相同。韵圖裏也逕呼爲清音。現在喻以紐既然寫作 j- 影紐寫作元音起頭，便不會衝突了。不過在理論上，我們得假定牠有一個清聲母ʔ-而在寫法上省略了。

關於舌頭音端、透、定、泥，和舌上音知、徹、澄、娘，高本漢把端系寫作 t 等，知系寫作顎音 t̂ 等。牠們通常不相衝突，端系出現於一、四等韵，知系出現於二、三等韵。但是偶爾也有衝突的地方，如廣韵：

觰、都賈切，馬韵端紐；　　縗、竹下切，馬韵知紐。

地、徒四切，至韵定紐；　　治、直利切，至韵澄紐。

打、德冷切，梗韵端紐；　　盯、張梗切，梗韵知紐。

趙元任先生認爲；地字集韵雖有大計一切，與第同音，官話和吳語還可以說得過去，但是廣東話第 tai⁵；而地 tei⁵（從止攝來）。打，官話的韵母雖然不規則地作 a

（註一）葛毅卿先生 On the consonantal value of 喻 -class words（通報 vol. XXIX, 1932 P100—103)說：

Euch a fact suggests for 于 an initial ɣ-rather than j- in Lu Fa-yen's time.

Class 余 Should represent a semi-vowel i. e. a consonantalized i. I agree with this, but it must be understood that this initial is co sonantic, not vocalic.

陸志韋先生也把喻云寫作 ɣ，喻以寫作 j-，影紐寫作元音起頭（見古音說略）P. 10。）

（註二）曾運乾切韵五聲五十一紐考，喻母古讀考，東北大學季刊第一，二期。

葛毅卿，前引文；喻三入匣再證史修所集刊八本一分。

羅常培，經典釋文和原本玉篇反切中的匣于兩紐，史語所集刊八本一分。

周法高玄應反切考。

（註一）作者在廣韵重組的研究中曾經指出：

喻以紐在韵圖上老是列在四等，喻云紐老是列在三等，並且同在一行，A類恰巧沒有喻云紐，B類紐巧沒有喻以紐在這兩組也不再發現重紐，好像兩紐自成一組重紐似的。(P.35)

此外，後來全濁上聲混入去聲喻云紐和喻以紐上聲一致不變去聲，而匣紐上聲則變去聲。

而吳語讀tang 和冷 lang 的韵母相同(從梗韵來)，因此 t 和 t̂ 等仍需分別(註一)。事實上我們不妨把牠們全寫作 t 等，而把上述的幾對衝突的字在寫法上區別牠們就是了。

的確，廣韵裏也有一些知系字用端系字作切的例子，如：貯、丁呂切；罩、都教切，椿、都江切。這就是所謂"類隔切。"切韵殘卷裏的例子更多。這並不是說在切韵時代，其他的知系字讀作 t̂ 等，而這些字仍保留着 t 等的讀法(註二)貯、罩、椿諸字縱使在切韵時代，也必和其他的知系字發音相同，牠們用端系字作切，也正表示整個的知系字和端系字發音很接近，只不過因爲韵母的差異在音色上小有不同罷了。這也和見系幫系等隨着韵母的不同而分甲、乙兩組的情形相似，不過條件上有點不同：前者是一、四等和二、三等韵母的區別，後者是一、二、四等和三等韵母的區別。

讓我們再來檢討上面所舉衝突的三對字吧。廣韵馬韵："觰、牛角橫都賈切，又竹加切。"切三馬韵"觰、牛角橫，都下反，一"；麻韵陟加反下有："觰、角廣。"同字同義在平聲用知紐字作切語上字，就讀，t̂, 在上聲用端紐字作切語上字就讀 t; 這未免有點說不過去。並且觰和縿都不是口語中的常用字，這可能因爲收字時沿用舊的反切未能把牠們合併的緣故。

(註一)趙說見前引文 P. 209. 當頁又有小註說：

In a system of pratical romanization based on Ancient Chinese, one could conveniently Combine the two seires and let the difference be conditioned by the finals.

(註二)高本漢中國音韵學研究說：

Que 知 etc. se soient en effet développés de 端 etc., c'est ce que confirment des exemples tirés des fan-ts'ie—ce qui est décisif—dans quelques cas isolés, où ce développement parrait retardé. Comme exemple je citerai 椿, qui s'écrit 都江 dans l (T'ang) Kouang yun, mais 株江 dans le Tsi yun et le Yun houei (原本 P.52)

(知組實是從端組演變出來的，由反切裏的幾個特殊的例可以確定證明，這些特殊的例就是那演變未完成而遺留下來的痕跡，例如「椿」在(唐)廣韵裏寫作「都江」但在集韵跟韵會裏就寫作「株江」。——譯本 P.34。)

高氏似呼認爲椿等在切韵時與其他知系字讀音不同：後者已變爲 t̂. 而前者仍保留 t-。

地和治，都是常用字，地字在上古音的隸屬頗成問題，這且不管，在切韻音裏，我們可以把牠寫作 diěi, 以別於治 dịěi, (即地的介音寫作 i, 治的介音寫作 ị), 事實上，也許在較早的時期如南、北朝，地和治的分別可能在於韻母（包括介音。）

再說到打和盯廣韻梗韻德冷切和迥韻都挺切兩收。切三梗韻"打、德冷反，又都定反，一。"迥韻無打字，去聲殘缺。陳澧切韻考卷五：

> 此韻末又有打字德冷切，冷字魯打切，二字切語互用，與此韻之字絕不聯屬，且其平、去、入三聲皆無字，又此二音皆已見四十一迥，此增加字也，今不錄。

按慧琳音義八卷一頁：

> 捶打……下德耿反……陸法言云都挺反，吳音，今不取也。

而不提到切韻梗韻德冷反之音，也許慧琳所見切韻梗韻無打字。至於德梗反卻保存現代的吳語裏，慧琳所謂吳音，也許未必就是吳音，實在就指切韻音。在切韻音的寫法上不妨也用 i 介音來區別：打 tiang, 盯 tang。

以上我們說明端系和知系可以同寫作 t 等。其條件如下：

端 t（一、四等韻母前）

知 t（二、三等韻母前）

不過爲稱說的方便起見，可以仍用 t, t̂ 來分別端、知。假使如此。我希望把貯、罩、椿諸字也寫作 t̂ 不要單憑反切上字來決定。

照莊系和照章系在三等韻裏同時出現，應當分作 tʂ, tɕ 兩系。關於照莊系 tʂ 等的音值，陸志韋（古音說略 P.13）董同龢（表稿 P.18）都認爲是舌尖面混合音〔tʃ〕等而不是捲舌音〔tʂ〕。

關於牀船紐和禪紐，照韻圖上的位置，應該牀船是濁塞擦音 dʑ‘ 禪是濁擦音 ʑ。高本漢這樣寫，只是根據韻圖排列的位置而已，切韻、廣韻和現代方言並不能告訴我們，這二者的音值如何分別。陸志韋先生提議把牀船跟禪的地位顛倒一下，根據三點理由：第一、牀船和喻云二紐"在廣韻同等不相逢"，"所以必定是相像得太過分了，喻云既是切韻的摩擦音 ɣ, 牀船就應當是 ʑ 不是 dʑ 了"，第二、據諧聲通轉跟廣韻一字重讀的關係，喻以近乎牀船而跟禪反而疏遠一點。牀船通心、邪，而禪

幾乎全不通心邪。"第三"、牀船 紐的字甚至可以當梵音的 ś,例如阿述達(Aśodatta), 實叉難陀 śikṣananda)(註一)

以上陸氏所舉，似乎也並沒有什麼積極的證據。根據陸氏的理論，喻云 具有介音 I,牀船 和喻以 具有介音 i(註二)。喻以 紐，他假定爲 j- 較喻云的 ɣ 更近於 ʒ, 根據第一點理由 ， 似乎喻以 應當和牀船 永不衝突才是 ； 可是事實上牠們常出現在一韻，可見此點不足爲據。再說，假使丟去所謂 i 介音和 I 介音的區別不談，仙韻合口喻云 紐："員、王權切，"("I 介音")牀船 紐"船、食川切"("i 介音")，就出現在同韻同等了。至於第二點，根據陸氏的統計：諸聲方面，喻以 與牀船 通 15 次，與禪通 11 次(註三) 廣韻重讀方面，次數同。(註四)因爲牀船 紐的字數較少，所以算起幾遇數的倍數來 ， 二者差別較大 、 然而也沒有決定性的作用，只可以供參考而已。關於第三點，茲補充一例說明之。按妙法蓮華經的陀羅尼(咒)： pāriśuddhi, 姚秦鳩摩羅什譯作"波隸輸地"，隋闍那崛多譯作"波利秫鼠出啼"，唐玄奘譯作 "波利秫尸利反第"，唐不空譯作"跛哩舜入音第"，(註五)以秫字對譯梵文的 "śud"。按廣韻術韻牀船 紐，"秫、食聿切。"術韻無審書 紐 (ś-), 亦無禪紐，所以崛多玄奘只好用牀船 紐的秫字而注云"鼠出"，"尸聿反"讀爲審書紐 ("鼠、尸"皆隸審書 紐)，那麼阿術達的術字也可作同樣的解釋了。(術秫廣韻同食聿切。)至於實叉難陀 (唐武后時于闐國僧，已在法言後百年，見宋高僧傳卷二)，以實字對譯梵文的 śik,按廣韻質韻 (收 t) 牀船 紐"實　神質切"，職韻 (收 k) 禪紐"寔實也，常職切"寔實相通。此外陸氏根據高本漢書所列表(譯本 P. 297, 303) 說"中古牀禪二母平聲(註六)的合口字在今日的陝、甘語，牀船 作摩擦；其他官話，牀船 作破裂摩擦"； 因此假

(註一) 古音說略 P. 12

(註二) 古音說略 P. 28

(註三) 古音說略 P. 254.

(註四) 說文廣韻中間聲類轉變的大勢，燕京學報第二十八期

(註五) 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藏 No. 262; 崛多譯添品妙法蓮華經，大正藏 No. 264; 玄奘譯的陀羅尼，見玄應音義卷六 P. 295; 不空譯成就妙法蓮華經王瑜伽觀智儀軌，大正藏 No. 1000.

(註六)『平聲』。古音說略 P. 13, 誤作『平上去聲』陸氏另有試擬切韻聲母之音值並論唐代長安語之聲母(燕京學報第二十八期)一文，不誤。

定"等韻牀船跟禪的地位符合後起的中原音"(註一)。其實高氏所列牀母、禪母表，根據書中的聲母表(譯本 P. 75,76)，牀船合口平聲只有"船、脣"二字，而其他官話中，脣字有讀作摩擦音者，如南京、四川。所異者僅一船字耳。

根據以上所言，我們知道兩方面的證據都不充分，只好暫時存疑，留待將來證明。(註二)

關於全濁聲母並、定、羣諸紐，高本漢寫作送氣的、b'、d'、g'等。(註三)馬

(註一)古音說略 P. 13.。

(註二)顏氏家訓音辭篇云：

其謬失輕重者：則南人以錢爲涎，以石爲射，以賤爲羨，以是爲舐，北人以庶爲戍，以如爲儒，以紫爲姊，以洽爲狎，如此之例，兩失甚多。

北人之音多以擧，莒爲矩。

案廣韻：

錢，昨仙切，仙韻從紐；	涎，夕連切，仙韻邪紐。
賤，才線切，線韻從紐；	羨，似面切，線韻邪紐。
石，常隻切，昔韻，禪紐：	射，食亦切，昔韻牀船紐。
是，承紙切，紙韻禪紐；	舐，神旨切，紙韻牀船紐。
庶，商署切，御韻審書紐；	戍，傷遇切，遇韻審書紐。
如，人諸切，魚韻日紐；	儒，人朱切，虞韻日紐。
擧，莒，居許切，語韻見紐；	矩，俱雨切，虞韻見紐。
紫，將此切，紙韻精紐；	姊，將几切，旨韻精紐。
洽，候夾切，洽韻匣紐：	狎，胡甲切，狎韻匣紐。

計以從爲邪者二條，以禪爲牀船者二條此聲紐之混；以魚爲虞(聲調不計)者三條，以支爲脂者一條，以洽爲狎者一條。案以甲爲乙其排列恐非無意。音辭篇云：

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折衷，攉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

或者所謂：『南北』，卽二地之音乎？據拙著玄應反切考證明切韻大體代表長安(關中)音，而玄應和切韻從邪；牀船禪；魚，虞；支，脂有別。慧琳音義根據秦音(關中音)，亦從，邪有別，魚，虞有別(參黃淬伯慧琳反切考)可見此處所謂『北人』不是指關中。顏氏曾參與切韻的修訂，可能卽是根據切韻所代表的語音來衡量南，北的得失。他大概認爲『南人』把塞擦音 dz (從紐)讀成擦音 z，和邪紐相混；所以說：『以(從)爲(邪)。』『而以(禪)爲(牀船)，』禪牀船的位置却和從，邪相當，可能禪爲塞擦音，牀船爲擦音，『南人』都讀成擦音 ź了。

(註三)譯本音韻學研究。P251—254。

伯樂根據華梵對音，假定唐初（七世紀）的長安音是不送氣的 b、d、g 等，到了唐代中葉（八世紀）則變爲送氣的。（註一）陸志韋先生則主張切韻音是不送氣的 b、d、g 等，而唐代初中葉的長安音是送氣的 b'、d'、g' 等。（註二）其實，梵文因爲有兩套濁塞音，所以送氣不送氣分得很清楚；漢語因爲全濁音只有一套，送氣不送氣在辨義上沒有什麼關係。也許那時漢語裏的全濁聲母和梵文的兩套濁音都不十分切合，好比英文中的清塞音 p、t、k 和漢語裏的送氣，不送氣的兩套聲母都不大同一樣。所以在唐初有時"重"字來形容梵文的送氣濁音；在唐代中葉，全濁音比起次濁音 mb、nd、ŋg 中的 b、d、g 等卻有點差別，所以卻用全濁音對譯梵文的送氣濁音，用次濁音對譯梵文的不送氣濁音。在這一點上，我們似乎不可看得太死了。現在在寫法上可以簡單一點寫作 b、d、g 等。這和英德文的標音，p, t, k 和 b, d, g 都不必加送氣符號的情形一樣。

關於鼻音聲母明、泥、疑諸紐的音值，馬伯樂根據不空的譯音系統假定唐朝中葉（八世紀）的長安音是 mb, nd, ŋg, 唐朝初年則仍爲 m, n. ŋ（註三），陸志韋先生認爲在唐朝初年的長安音已有前者的現象。古音說略 P8. 說：

> 例如遠在不空金剛之前，就是唐朝初年，佛陀波利譯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大正藏十九册頁 349 以下，年份好像在 683 A. D.）早已應用馬氏所謂不空系統了。跟佛陀波利同時的，杜行顗地婆訶羅義淨善無畏同是翻譯這陀羅尼，還是用的舊系統。那時候離開陸法言只有幾十年了。

這一點很值得我們的注意。

關於尊勝陀羅尼的各種譯本的年代，根據慧琳音義卷三五所載，杜行顗（大正藏 No. 968），佛陀波利（No. 967.）是儀鳳四年（679 A. D.）（註四）地婆訶羅的二譯。

（註一）H. Maspero, Le dialec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hg, P. 26—36, BEFEO (1920) XX。

（註二）陸志韋古音說略 P. 8, 9。陸氏另有 The voiced initials of the Chinese langnage, 哈佛燕京社單行本第七種。

（註三）H. M spero, Le Diale te de Tch'ang-Ngan sous les T'ang, BEFEO(1920)XX。

（註四）唐法崇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簡稱尊勝疏，大正藏三九卷 P. 1014.）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序（大正藏十九卷 P. 349）都主張杜行顗和佛陀波利二本是永淳二年（683 A. D.）所譯和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彥悰序（大正藏十九卷 P. 355）及慧琳所記不同，當以慧琳所記爲是。

本 (No. 969, 970) 是永淳元年(682 A.D.), 和垂拱元年 (685 A.D.), 義淨 (No.971) 是景龍四年 (710 A.D), 善無畏(No. 973)是開元十年(722 A.D), 不空(No. 972)是廣德二年 (764 A.D.) (註一)不空譯音的特色是用濁塞音並定澄羣諸紐對譯梵文的 bh, dh, ḍh, gh; 而用鼻音明、泥、娘疑諸紐對譯梵文的 b. d, ḍ, g。在他以前的譯本則用濁塞音並、定、澄羣諸紐兼對梵文的 bh, dh, ḍh, gh 和 b. d, ḍ,g。還有不空用精系字對譯梵文的 c 等，和以前用照章系來對譯 c 等不同(註二)。

佛陀波利的譯本卻因版本不同而有差異。高麗本和法崇經疏所載屬於不空的系統，宋、明本所載屬於不空以前的系統。(註三)大正藏第十九卷 P.350"卽說呪曰"下，編者加脚註說："此陀羅尼與宋、明本大異故今宋本及明本各別附載於卷末"。許地山云：

> 現行佛陀波利譯本底咒與宋明本大異，乃後人以它本改訂，應據法崇經疏爲是。(註四)

現在我們不妨把高麗本和宋明本所載和其他譯本對照，舉例如下：

(註一)參拙著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 P. 25 六同別錄上册。

(註二)參羅幸田先生梵文顎音五母之藏漢對音研究，史語所集刊第三本第二分。

(註三)按唐代石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呪文多與宋，明藏本同。王昶金石萃編卷六七云：

> 其佛陀波利譯本有永昌元年八月定覺寺沙門志靜序。今各幢中所刻經呪與序，皆用此本。
>
> 諸幢刻經既無多，間有存者，取與大藏佛陀波利譯本互校，小有字句不同，卽呪中音切亦多小異。

葉昌熾語石卷四云：

> 余所見以如意元年史延福一刻爲最先，在龍門摩厓刻。

按莫友芝郘亭遺文卷三伊闕陀羅尼經跋云：

> 右洛陽伊闕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如意元年四月八日史延福主造磨崖。……此磨崖經卽用佛陀波利本。如意上距永淳才十年，距永昌才四年。至開元天寶後，此經之幢遍十道以百數，而流傳最古者，惟此伊闕一石。

我曾經查過史語所藏的開元寺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幢(開元十六年，在陝西隴州，萃編卷六十六著錄)拓片，序文經呪俱全，與宋、明本大同小異，可見王昶之說可靠。由此得知宋、明本的呪文淵源有自，不是後來僞造的。

(註五)許地山大中磐刻文時代管見。燕京學報第十八期。

梵本	(10)bhagavate	(18)tadyathā	(43)vacanā	(105)vajra（註一）
麗本	婆誐嚩帝	怛儞也（二合）他	嚩左曩	嚩日囉二合
宋本	薄伽跋帝	怛姪他	伐折那	跋折囉
杜行顗	薄伽上婆帝	怛姪徒列反他	婆上者那	跋闍囉上，二合
地婆訶羅	薄伽跋帝	怛姪他	跋繕那	跋折囉
地婆訶羅	薄伽伐帝	怛姪他	伐折那	跋折囉
義淨	薄伽伐帝	怛咥他	跋者那	跋折囉引
善無畏	薄伽婆諦	怛姪佗去	嚩者那	嚩折囉二合
不空	婆誐嚩帝	怛儞也二合他	嚩左曩	嚩日囉二合

我們可以看出麗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和不空都用誐對 ga 儞對 d, 左對 ca, 日對 j; 宋本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則和不空以前諸譯同一系統。假使在唐朝初葉沒有發現別的證據證明不空譯音的系統已經存在，（註二）那麼高麗本和法崇本並不能使我們相信是佛陀波利的原本。我們可以想到牠是受了不空學派的修改，而法崇"曾遊不空三藏門"，也很有修改的嫌疑。

結果，我們仍維持明、泥、疑諸紐在唐初的長安音（切韻時）爲 m. n, ŋ, 到了八世紀下半葉，便變爲 mb, nd, ŋg。

切韻聲母的寫法(註三)

幫 p	滂 p‘	並 b	明 m
端 t	透 t‘	定 d	泥 n　　來 l
知 t̂	徹 t̂‘	澄 d̂	娘 n̂(註四)

（註一）阿剌伯號碼據許地山前引文。

（註二）義淨梵語千字文所附的譯音與義淨在他處的譯音不合，而與不空系統相近。高楠順次郎以爲千字文確爲義淨撰，而其梵音"是恐後代學者之所加也"（大正藏第五十四卷 P.1197）。其說甚是。他人不得據梵語千字文之譯音而啓疑也。

（註三）t̂=〔ʈ〕, t̂‘=〔ʈ‘〕, d̂=〔ɖ〕, n̂=〔ɳ〕
tʂ=〔tʃ〕, tʂ‘=〔tʃ‘〕 dʐ=〔dʒ〕 ʂ=〔ʃ〕 ʐ=〔ʒ〕
tɕ=〔tɕ〕 tɕ‘=〔tɕ‘〕 dʑ=〔ɖʑ〕 ɕ=〔ɕ〕 ʑ=〔ʑ〕 ȵʑ=〔ɳʐ〕〔 〕內爲國際音標。

（註四）知系亦可寫作 t 等：
端t 透t‘ 定d 泥n （一等 ɑ,ɐ,ə,u,wo; 四等 i 介音前）
知t 徹t‘ 澄d 娘n （二等 a,ɐ,o; 三等 i 介音前）

精 ts　清 ts'　從 dz　心 s　邪 z

照莊 tṣ　穿初 tṣ'　牀崇 dẓ　審生 ṣ

照章 tś　穿昌 tś'　牀船 dź(?)　審書 ś　禪 ź(?)　日 ńź

見 k　溪 k'　羣 g　疑 ŋ　曉 x　匣 ɣ　喻云 ɣ(i̯)

影 O　喻以 j

四

三等韻的韻類特別多，聲母也比一、二、四等多，如照莊 tṣ 系和照章 tś 系是。關於 tś 系的來源，在諧聲上多和知 t̂ 系互諧。高本漢假定知系來自上古的 t 系，照章系來自上古的 t̂ 系。即 *ti̯-——→t̂i̯-; *t̂i̯-——→tśi̯-。

關於 tṣ 系的來源問題 牠們在諧聲上和精 ts 系互諧。一、四等韻又有 ts 系，二等韻只有 tṣ 系，假定牠們的來源 tṣ←*ts, 是沒有問題的。而三等韻中既有 ts 系又有 tṣ 系，高本漢對此也無法解釋。董同龢先生曾經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

*ts-, *ts'-, *dz'*, *s, *z- { * 一、三、四等韻——→ts-, ts'-, dz'-, s-, z-。 * 二等韻——→tṣ-, tṣ'-, dẓ'- ṣ-, (ẓ-)。

並且說：

在這兒，我們還可以就便察看上右二等韻中 *ts-(>tṣ-) 系字在韻母方面的變化。歸納上面的敍述，一個大致的傾向是很清楚的，即牠們各依主要元音的性質，（有的兼及韻尾的不同，變入同部的三等韻或仍留本韻，共計分作三種情形：

(1)在之、蒸、幽、中、侯（陰聲），魚（魚藥系），陽（陽韻系），微、文、緝、侵諸部的完全變入同部的三等韻。這些韻部的主要元音是 *ɵ, *o, *u(-g), *a(-g,-k,-ng)。（原註）魚部入聲'朔'字入二等覺韻而不入三等藥韻爲例外。廣韻覺韻又有本部'斲'字，但此字又見藥韻。

(2)在宵、侯（入聲），東、魚(麻陌系)，陽(庚韻系)，歌、祭、元、葉、談諸部的大體仍留二等韻；只有些零碎的字收入三等，但多半又在二等韻有又音。這些韻部的主要元音是 *o, *u(-k,-ng), *ă; *a(-O,-d,-t,-n,-b,-p,-m)。

(3)在脂、眞、佳、耕諸部的平入聲仍留二等韻，上去聲則變入三等。他們的主要元音是 *ɵ。

關於這一項音律，除少數的例外已經在上面隨處申述或注出，還有侯部入聲與東部的演變不同於侯部陰聲一點要解釋。……(註一)

陸志韋先生對於照莊系跟照章系的來源有一個假定。他假定在上古音裏，照章系知系都是 t 等，精系和照莊系都是 ts 等，而在介音上有 i 和 ɪ 的區別。

早期 ta>ta　ti>tɕi〔照章系〕後來 tɪ>ʈɪ（二等韻同）〔知系〕

tsa>tsa (tsi>tsi)〔精系〕　tsɪ>tʃɪ〔照莊系〕

原來陸氏認爲中古三等韻也有 i,ɪ 兩種介音。他假定三四等合韻裏的喉牙脣三等字的介音作 ɪ，四等作 i"結果，

ki, kɪ, pi, pɪ, ʈɪ, lɪ, tsi, tʃɪ, tɕi。

把這個道理推廣一點，除了支脂等三、四等合韻跟微廢等純三等韻之外，其他東三鍾、之、魚、虞、麻三、陽、庚三、清、蒸、尤、幽十二個三等韻，系的介音也得按着聲母而分 ɪ 跟 i。照三等跟精等也一概聯 i，知、照二，來等一概聯 ɪ。只有喉牙脣音字有時候得用 i，有時候用 ɪ，得按這些韻系在整個古音系統的來歷注音。…… 下文的韻類表上把這些韻系的介音在東三、鍾、虞、陽、庚三、尤簡單的寫成 ɪ，在之、魚、麻三、清、蒸、幽寫成 i，只是爲便利起見，只因爲他們的喉牙字作 ɪ 式或是 i 式。(註二)

陸氏三等韻分 i,ɪ 兩種介音的說法在中古音裏似乎說不過去。切韻的三等韻兼具 A B 二類的，我和董同龢，Nagel 都假定是由於元音的區別，王靜如先生的假合口說(註三)似乎有修正的必要。退一步說即使承認 A,B 類的喉牙脣音有 i 和 ɪ 介音的區別，也不能肯定知系在中古一定屬 B 類作 ɪ 介音，因爲反切系聯並不能給我們有力的證明。(說見下)即使如此，我們更不能一點證據都沒有便假定所有的三等韻一韻之中隨着聲母而有兩種介音的區別。而且喉、牙、脣音就算依着三四等的排列

(註一) 上古音韻表稿。P. 16,17。

(註二) 古音說略。P 28,29。

(註三) 王靜如論開合口。燕京學報第二十九期頁 43—92。古音說略引用其說。

而分 ɪ, i, 蒸韻只應當寫作 ɪ 介音，不應當寫作 i 介音，因爲蒸韻的喉牙脣音在韵圖上排列在三等而脣音在安南音讀 p.。所以中古三等韵裏 i 和 ɪ 介音的存在，可能性甚微。

既然在中古不容許三等韵裏有兩套介音，牠們在上古便有考慮的必要了。陸氏曾假定四等韵無論在上古或中古都是沒有介音的，我在前面已經說過四等韵有假定一個介音的必要，假使三等韵再分兩套介音，豈不是便有三套介音了嗎？

我對這問題另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古一攝之中經常一、二四等韵只有一類（有時有二類），而三等韵經常有A, B, C三類（有時有二類或一類。）在上古，每部一、二四等韵經常有一類（偶有二類）三等韵經常有二類（或一類、三類。）董同龢先生曾歸納高本漢先生的學說作了幾項必要的修正把元音系統列成一表(表稿 P. 62) 又列出他所訂的元音系統（表稿 P. 107)現在分列在下面：

	高本漢				董同龢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之，蒸(-g,-k,ng)	ə	ɛ	ɵ,ŭ		ô,ộ	ə	ɵ,ə̆	
幽，中(-g,-k,-ng)	ô	ộ	ô	ô	ô	o	o,ŏ	o
宵(-g,-k)	o,å	ŏ	o	o	ɔ̂	ɔ	ɔ,ɔ̆	ɔ
侯，東(-g,-k,-ng)	u	ŭ	u		û	u	u	
魚，陽(-g,-k-,ng)	â	a	a,ă		â	a,ă	a,ă	
佳、耕(-g,-k,-ng)		ĕ	ĕ	e		e	e,ĕ	e
歌(-O)	â	a	a,ă	a	â	a	a	
祭，元(-d,-t,-n)	â	a,ă	a,ă	a	â	a,ä	a,ă,ä	ä
微，文(-r.-d,-t,-n)	ɵ	ɛ	ɵ,ɛ	ɵ	ê	ə	ɘ,ə̆	ɤ
脂，眞(-r,-d,-t,-n)			ĕ	e		e	e	e
葉，談(-b,-p,-m)	â	a,ă	a,ă	a	â,ê	a,ʁ	a,ă,ʁ	ʁ
緝，侵(-b,-p,-m)	ɵ	ɛ	ə	ə	ê	ɔ	ə	ə

我們可以假定上古每部 i̯ 介音後有 y 型和 x 型兩類韵母；每類各具 p, k, t, ts

系聲母 y 類的 *ts 系變爲中古的 tʂ（照莊）系，*t 系變爲中古的 ʈ（知）系；x 類的 *ts 系變爲中古的 ts（精）系，*t 系變爲中古的 tɕ（照章）系（註一）假使上古音一部有二個中古的三等韻時，其中有一類便只有 p,k 系，（註二）其他一類若具有中古 p, k, ʈ, tʂ, tɕ, ts 諸系聲母，我們可以把後者的 ʈ. tʂ 系補前者的空缺，算做 y 類的 *t, *ts 系。在一部只有一個中古的三等韻時，也可以把 ʈ, tʂ 系劃出來算做 y 類，餘下來的爲 x 類。

y 類和 x 類聲母的演變如下：

*tsi(y) ⟶ tʂi-。（照莊系）

*tsi(x) ⟶ tsi-（精系）

*ti(y) ⟶ ʈi-（知系）　li(y) ⟶ li-(來紐)

*ti(x) ⟶ tɕi-（照章系）　ni(x) ⟶ ɲźi(日紐)

上面的假定，有沒有一點根據呢？我們知道中古三等韻的 B 類出現於 p'k 系聲母後，這是從韻圖的排列可以知道的（B類在三等，A類在四等。）在反切下字的系聯上，假使一韻的反切下字也分爲 A B 兩類，和韻圖的分法相應時，照莊系照反切下字的系聯的結果，往往屬 B 類。我在廣韻重紐的研究中曾經列成表二（P 17—26）。在表二中，一韻中的反切下字分屬 A, B 兩類的約二十韻。B類除經常出現於 p,k 系外，出現於 tʂ（照莊）系者有：支開、紙開、質開、仙合、線合、薛合、侵、寢、沁、緝等十韻；出現於 ʈ（知）系者（尤其是來紐），有仙合、線開、線合、沁、緝等六韻。有好幾韻根本沒有 tʂ 系聲母，在表二中，把 tʂ 系屬 A 類的只有至合、質開、仙開三韻。眞韻的 tʂ 系獨立成臻韻，但是在玄應音義的反切裏卻屬 B 類。可以看出 tʂ 系屬 B 類的百分比相當大。恰巧在上古韻部中屬 y 類的大多是中古的 B 類，我現在假定 *tsi(y) ⟶ tʂi- 也未嘗沒有道理的。

在上古，我爲什把 ʈ（知）系屬 y 類，把 tɕ（照章）系屬 x 類呢？我們是不可是可以假定 tʂ 系和 tɕ 系都屬於上古的 y 類呢？我們得查考一下 tʂ 系和 ʈ 系的關

（註一）摩擦音審書和禪，因爲與心，邪衝突，只好暫作 *ɕ, *ź。

（註二）只有魚部爲例外。魚部有二個中古的三等韻：麻三具有中古 tɕ ts 系聲母，魚具有各系聲母。牠們要和祭，元部，葉，談部的三等韻一塊兒解決。

係比和 tś 系的關係那一個要密切系。在中古以後和後者的關係要深些所以同列入三十六母的照系，但在中古以前卻不如此。第一、二等韻只有 t̂ 系和 ts 系，而沒有 tś 系和 ts 系。第二、麻三只有 ts 系 tś 系和 j（喻以紐），可見牠們相接近。第三、在反切下字的系聯上 t̂ 系還間或出現在B類而 tś 系簡直沒有這種情形。由此可以知道 ts 系和 tś 系爲一組，ts 系和 t̂ 系爲另一組。

現在我們要討論 y 類和 x 類的寫法。表稿把上古一等韻一律加"ㅅ"號，和二等分別，如 ê; e; 比較高本漢的寫法要清楚一些；又把上古三等韻的兩類大致用∨號來區別，如 e, ĕ, 代表元音的"緊"和"鬆"，因爲他覺得"長短',的說法不大合適。爲避免誤會作長短和節省符號起見，我們現在可以不用這種辦法而用一、二等元音的寫法來表示就得了。三等韻 y 類的元音加"ㅅ"號，x 類的不加。如：一等 ê; 二等 e; 三等 i̯ê, i̯e; 四等 ie。現在舉之蒸部的三等韻爲例：

之部y 類：*i̯êg→i（之韻）〔*ts→ts（緇），*t→t̂（置）〕

*i̯wêg→i̯wĕi（脂B韻）〔*p（鄙），*k（軌）〕

i̯êk→i̯ĕk（職韻）〔*ts→tsʂ（仄），*t→t̂（陟）〕

之部x 類：*i̯eg→i（之韻）〔*k（基），*ts（孜），*t→tś（之）〕

i̯weg→i̯ĕu（尤韻）〔*p（否），*k（久）〕

i̯ek→i̯ĕk（職韻）〔*k（啙），*ts（稷）*t→tś（織）〕

蒸部y 類：*i̯êng→i̯ĕng（蒸韻）〔*t→t̂（徵）〕

*i̯wêng→i̯wĕng（蒸韻）〔*p(冰)〕

蒸部x 類：ieng→i̯eng（蒸韻）〔*k（兢），*ts（鄫）*t→tś（證）〕

iweng→i̯ung（東三韻）〔*p（馮）*k（弓）〕

現在暫時提出這個看法，至於詳細的節目，當另文論之。

董先生提出中古三等韻的 ts（照莊系）是從上古的二等韻變來的。陸先生和我進一步解釋到 tś（照章）系的來源問題。在本文初稿完成後，得見陸先生的古音說略。我雖不能同意他的假定，但是在見解上頗有暗合之處，即是我們都把 t̂（知）系和 ts（照莊）系爲一組，tś（照章）系和 ts(精)系爲另一組。陸先生假定中古三等韻 A, B 類的分別是由於介音，和我用元音來分別不同，所以到上古音裏也便有介音

分別和元音分別的不同了。以上三種假定都有缺點，不能使人完全滿意和相信，希望留待以後的證明和修正。